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五十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



公移三

浙東提舉

到任榜

照對沿海亭民被前此監官上戶及本司人吏盡奪
 本錢白納鹽課雖本司差官監散所差官吏反又尅
 取事例添魚喫水間或差得人從公俵散待其轉
 背監官上戶仍復拘收此弊蓋無所在而然十年前當
 職為浙西提舉司幕官曾行區處盡其曲折浙西之
 民一時再蘇今叨鄉部去以情隔焉又所部廣闊深
 恐有孤小民不能急救除一面具劄稟問官員及曉
 諭小民自陳利害外所合先次開列曉諭下項

日抄分類公移三

天一

四

一革監官掩取鹽本之弊

上戶掩奪本錢起於場官場官監主自盜起於泥

鹽泥鹽者舊有鄙夫廁迹場監掃掠着地之鹽掩

為食利之私其後流弊遂於亭戶所納官鹽明收

十分之二名曰泥鹽附打皂袋分受本錢其事已

可駭其後益弊又將所收泥鹽自行私賣待散本

錢仍照舊例再取十分之一名曰泥鹽本錢既以

官鹽盜賣之將官錢盜取准退無據而展轉皆利

其事尤可駭此外貪刻幸修萬緒各場異俗各人
異心一面差人漏處訪求姑先舉其彰彰在人遠
近通知者言之耳此事共局外之人驟然聞知誰
不汗下而儒其衣冠官自靴笏者安於流俗狃於
積弊汨於微利視爲當然恬不爲恠甚而近者又
割爲倒竈之說如亭戶如蓋兩限則場官虛申三
限本錢一到則拘以虛由之錢數名曰倒竈此即
竊用納苗虛鈔之故智以有舊來文憑錢之說先
盜課之未有先本錢之未支預作亭戶名目潛借
蓋倉本錢名曰文憑討討上司或作宅庫應支反
稱亭戶先欠我錢本錢不到已皆堯收弊倖之生
日新日恠自非將場官沈羅一新本司何處下手
然監官皆經前政選擇以職旣不應副人情浸差
權攝一切且當仍舊俾以職守但須痛念時艱之
非昔仰思神監之孔昭以此悚息更祈力行好事
前此之弊例必思痛絕前此之民瘼必思力救
之庶幾皇天悔禍庶幾一命之可保其間好同官
能體此意不特存留更當薦揚其間偶有不好同
官或以羽言爲迂不知相體不特汰斥更當重行
按劾其或無官權攝又非其人仰各揣心自爲去

就如有違犯追勘決配三辰在上一語必疇
一革上戶掩取鹽本之弊

舊來上戶爲下戶發本此不可無者也中間上戶
爲官司催鹽亦尚可留者也近來上戶與監官結
扇騙取小戶本錢此豈可有者哉且說民生苦惱
無如亭戶日受鞭撻無如亭戶鈔客所還本錢分
文皆是賣肉上戶亦不一戶下戶各自戶眼本不
相干今乃身爲上戶不自煎鹽反以都長統催爲
名奪取小戶勤身苦體賣肉所得之錢世俗所謂
赤脚人打鹿着靴人喫肉未足喻其不平也農夫

深耕淺種尚有天災上戶何忍乃於同場鄰里血
肉身上白奪衣食天恩恢恢疎而不漏所以小戶
受罪不過鹽場之害持上戶受罪動是本司之黥
配小戶人家雖窮困而長在上戶人家不再世而
淪亡今來當職並與除去前項都長統催名色各
仰改過安分莫更覬望衆錢自此上戶陽免本司
之督責陰免神明之打箠正爲上戶做好非絕上
戶利源截自榜諭之後如有再犯定行追上槌折
右手估籍決配

一革本司人吏陰取本錢之弊

前項場官上戶之掩取皆弊之末流也。如本司人吏諸色之欺取則弊之本源也。場官之掩取分以充本司人吏之苞苴，上戶之掩取聚以充本司人吏之計置。是亭戶白納鹽而人吏乃反白得錢，靜定思量蒼天謂何。今又何時可不痛改。往歲王寶章除浙西提舉，先聲入境，吏如水立。此時當職為浙西帳幹，親見都吏韓振宗以下四鼓先入司存土地堂燒香拜告，發大誓願，不敢接受分文。願賜保全一日，日日如此，終任乃已。當職庸晚，既無先聲，又官學外方三十年，近方得祠歸里。雖有區區赤心，亦未必本司人吏之曾知。今令責罰罪狀，其素有良心及能改而為善者，情願留則留，其有舊習難化不能改惡為善者，情願去則去。截自責狀之後，如有再犯，定行黥籍，重者照條計贓，寘之死地。念哉戒哉，毋貽後悔。但聞諸場固是計置，本司本司人吏亦用計置。以上官司迤相吞噉，弊至此極。今幸朝廷清明，務除宿弊，自當一一討論，具實申明，以免故紙不切之督責。

一 仰亭戶更自陳被擾之弊

前此三弊已見榜諭，然恐人心不同，仍前違犯。當

恠然今日非前日比也時變孔艱性命未保正是平
日官吏積惡造物到此打筭若官若吏若上戶須截
自今日別換一副心腸重新起生做人性命既未可
保財物欲將何用血忱對天祈哀乞命點檢從來之
罪過洗濯今日之身心舊取泥塩錢者今誓天斷不
敢受舊受倒竈錢者今誓天斷不敢受舊受文憑錢
今誓天斷不敢受如此則上天有悔禍之期性命有
可保之理人人各識世界人人各知時變人人各用
敬畏神明於急難中思所以救其身命骨肉待時艱
過了國家再安所謂身在則有餘矣其有頑不曉事
不知時識變之人本司只得重作施行命官犯者按
劾其以前權攝白帖見在人犯者決配吏人犯者照
條計贓實之極刑本司吏人先責真罪狀附案度不能
痛改者與其自陷重罪仍情願先次退役備榜司前
併榜各場

約束因捕塩欺詐榜

訪聞舊因巡塩曆官司作弊勒犯塩人通注欺詐平
民以致在鄉私販人亦預先挾此雙言記通注脅詐平
民深屬不便今本司已除去巡塩曆一切與民相安
其或鄉下尚敢借此欺騙仰所在都隅官及團結保

長等擒捕解司切待重作施行須至鏤榜曉示

收巡鹽曆

當職初筮浙西親見巡鹽曆於官畧無所補於民本有所害徒爲弓卒取過水常例錢爲吏人取批曆常例錢即曾稟白浙西提舉盡除一路鹽曆近如此間分司廳又不獨取常例而已往往捕窮民升斗之鹽以鹽倉私置牢獄教其妄通騙脅民財不可勝計又有一等游手與分司人吏通同設局做鬼採訪稍有衣飯之家曾詐殆徧其害甚蓋有大於前日浙西所見者案牒帖免一路巡鹽曆并茶曆並免如有違戾去處官劾吏黥仍榜示前曉示截自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者許人陳告

約束亭戶妄採他人柴筭

從來編民亭戶雜處海鄉婚姻交關彼此相濟近因飢荒亭戶作過編民懷怨本司已行禁戢亭戶及將日前爲首人節次牒制府聽從施行其隨從及不曾同共作過之人已各着業自今入山買柴仰編民亭戶相安無事訪聞去夏亦曾入山擔柴不曾還錢反因而拔筭自今如有此等再犯定行追斷

約束瑞安倅廳差鹽場機察

訪聞瑞安府管下五場因本司隔幕多有江湖乞丐之流媚取貴人書劄脅持主管官求爲機察提督之類場之官吏亭戶皆苦之官鹽爲其分取及多取盜賣以實歸慶者多矣或有挾書而求者請徑解本司當根究重作施行牒取遵稟一日申仍帖五場照應遇有到場稱機察提督之類者即時申來如礙情隱莖本司覺察得知一體議罰鹽過青田縣聞亦有之併帖並一日遵稟申仍榜

約束諸場折納鹽

照得諸場官吏掇尅亭戶欺取本錢等弊本司已行

日抄分類公移三

九

刑律考

約束痛革外又有折納一項尤爲公私之害蓋場官但欲得錢高價抑納虛銷簿書殊不知亭戶日貧鹽額日減爲自計得矣其如國課何帖諸場戒約取官吏秤子遵稟知委罪狀申如有仍前折納去處許人陳告或本司覺察得實定行追究官司將錢問亭戶買鹽場監反抑亭戶折錢代鹽違理非法莫此爲甚近年場監多將倍秤入數官鹽賣而歸私若此項折錢不待變賣尤爲奸利鏤榜曉諭許諸色人告

蠲免涵折鹽

近榜諭革弊當自上始涵折鹽一項候契勘曾不由

省所契勘元不曾申省正是本司之私然則何恠本
司人吏與場官上戶之侵奪哉案只今榜帖諸場截
自四月初一日交事之後先住收瀆折鹽其日則已
解到倉者並理充正鹽其理充正鹽一袋合有一袋
本錢候筭計分曉日又當分曉爲利民之事仍申省
申御史臺照會庶後來無敢再取者

曉諭亭戶安業

照對今日十七日準省劄指揮專一措置團結亭戶
當職近聞鳴鶴東西場亭戶借糧作過本縣見行追
捕途間有殺傷其餘或逃竄山谷一鄉驚擾幾不

日抄分類公移三

行住日

聊生切恐各人未知當職新準省劄團結因依今急
遣職吏范榮祖星馳前往本場撫定兩場亭戶作過
者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歸還本司見行攢帳選官
前來散還本錢各各仍前着業截自此榜曉諭既到
之後如有再犯本司自當重治施行其日前縣道已
追到人帖縣竟將爲首人速行斷治所差追捕人日
下權與抽回具遵稟申

曉示亭編詞許各有所隸

照對禁暴重屬制府鹽課事屬本司一心體公各盡
其職初無彼此之分今春飢荒小民羣擾泐海亭戶

往往相挺制府已逐項施行鎮定外當職自交領鹽
事以來有編戶訐日前爲亭戶劫奪者有亭戶訐日
前爲編戶殺死者當職以其犯在日前事屬制府或
判示或移牒一切請制府竟自施行制府委曲或間
有移牒本司相關者本司亦已明白回牒並無一毫
黨私之意今來積欠本錢並已散還二麥登熟旺月
在近切仰諸場亭戶各各改過安心着業截自四月
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輕者本司自行追治重者
仍與追解制府切恐亭戶不曉事者特本司爲父母
官司自陷罪辟後悔莫追所合明白預先曉諭自交
事以後凡涉借糧詞訴開列下項

日抄入類公卷三

十一

刻待

取會須知事宜

鹽場抄具須知冊皆是謄寫古本事體日變區處日
別場監風俗在在相同須是場官知時識變契合天
理別具今日見行拘催之法起運之詳取於亭戶之
出剩者何項分隸付於綱梢之增打者幾何數目裁
酌區處公私兩便庶幾無負於今日朝廷變通寬卹
之意本司虛心顯俟以憑公行

戒諭倉庫欺弊

本司久不專除正官今當職濫切鄉部準省劄旨揮

正爲團結亭戶各爲保守以濟時艱團結之法合先
有以養之司只今契勘各場未散本錢急先措置俵
散不可拘守舊來弊例又訪聞亭戶本錢官吏不獨
欺取於既散之後又且搜借於未散之先上下蒙蔽
弊倖非一當職既以鄉人暫持鄉節共救艱難但欲
力行好事不忍掩人不備陷之於罪若倉庫有欠速
行補足先與明告却當差官點數文字纔足即欲散
錢臨期或有踈失法所不恕

行移團結亭丁

本司備準省劄指揮專一團結亭丁訪聞舊例上戶

日抄分類公移三

十二

劉侍者

不屑入甲止將中下戶入冊又是具文不曾從實結
定迤相覺察以致近日一番擾亂今仰不問上中下
戶比同編戶一體置牌結罪保明十家結爲一甲輪
月迤充甲首應充甲首之戶常切告報同甲之戶各
各安心着業保身惜命度此艱厄再見太平如有生
事之人即時同共禁絕如其不伏即時申聞本場具
解本司重作施行一人身做身當一場無灾無難如
不申聞同甲坐罪上戶本不與下戶同列聽令備丁
私僕充之總統之權只在場官一人每十日一次喚
上甲首點名告戒若呼喚統率則在場官各自審擇

合于入得力者爲之自場官至上戶以至中下戶雖
貴賤不同願同心併力此各是自家切己之事朝廷
施行正是爲吾民計切湏日下結定申來以憑回申
朝省照應日前亭戶擾亂多因官吏貪刻今次團結
亭戶全在場官任責截自團結榜諭之後亭戶如有
再犯重賞典刑場官先從按劾場吏并賞重典今當
時艱各宜對天發誓改心擇行悔過修善祈免患難
非復比舊時事可肆曾臆矣

又

團結亭戶係省劄見今專委緊要事近令不問上中

日抄分類公移三

十三

刻行書

下戶一體排結十戶爲甲輪月爲甲首者蓋以上戶
從來與下戶勢分相隔不屑與之爲伍故湏先令逐
戶排起其間上戶聽令用當直備丁等當官使場監
可以一體點名也實則團結自是上戶合行自爲保
護鄉井之計只係上戶切身之事今於排定之後仍
從逐甲使上戶主之但不親身到場與下戶一體點
名耳其逐甲十戶之內或無上戶亦湏上戶通管大
抵團結編民亭戶皆合鄉曲自做而官司總其綱近
如大嵩傳監場東江楊監場團結各有法編民亦倚
賴之所在風俗不同更帖諸場於十甲排定之後禮

諭上戶相與主維而場官仍照元行自總其權本司於散錢不許上戶干預者爲上戶絕後患免官司督責也於團結再勉上戶主維者爲上戶防近患免盜賊窺伺也兩者並行而不相悖請場官明諭知本司斟酌之意

呈行官負便宜

藥漬對病方能作效大凡官負多是不知風俗利病只憑案牘施行皆不對病之藥也若鹽場利病民困愈極則官課愈虧是爲公私交受其病官司一味頑法督責徒重其病耳當職初官在浙西曾爲孫提舉徧行諸場訪求子細孫提舉盡行寬政鹽課反大增蓋藥對病耳當職自爲提舉官民情隔慕無由得知被命以來訪求兼旬雖荷官負士庶有以利病告者尚未能盡悉除前此已置冊分類抄要及將續收文僉廳官抄類畢日逐項書擬合如何施行庶於民瘼日瘳且不孤諸賢見教之美意

禁約謁士干求

舊來以鹽場爲非理取錢之地所在江湖之人挾書干撓今欲更弊一新牒帖本司所屬官截自今不可爲人發書仍帖場有挾書到場者勿受其無禮者解

來又聞省部人吏送游謁術人與本司人吏本司人吏轉而達之場監者尤多於官員之書訪聞諸場公吏亭戶艚舡之家皆用湊錢應副仰本司人吏責狀自今不得發游謁書與諸場若上司有送到者但據實回答今時艱如此聖治更新不可再發書矣

禁約欺詐

照對本司今免專人免牌匣免巡尉司巡鹽曆免主管司茶曆止有場監青冊當職終日坐聽聽從當廳投下以免日前文憑重費應日前分司聽害民事件盡行掃除以奉行聖朝新政一切與民更始如有仍前在私欺詐及窠頭門房或私於客店關鎖平民並許被擾人陳告

曉諭亭戶納鹽

亭戶煎趁有利本在諸色業藝之上官司白令納鹽而又日日鞭撻之遂反在諸色品目之下今本司奉行聖朝新政盡禁文憑泥鹽倒竈高額等弊盡散亭戶日前才還之錢當此艱荒百姓一錢無討處亭戶動成百數請錢此時若不作急趁辦是自絕衣食道路也是不顧父母妻子也官有定額只得懲治矣備榜仍請場官善督之

差場脚走迤文字

諸場統催都催都長等掩取衆戶本錢雖是其利常受本司督責極是其害其實於官無補不過本司人吏下連各場監官使官錢轉爲文憑錢下戶不可赴愬夕之上戶亦自收亡耳今雖一切省免切恐上戶知利而不知害尚有陰執其柄所合申徹又有都竈首之役向來多差上戶今轉而歸之中戶一番充應家破人亡蓋編戶充保正間或接官亭戶充都竈首常用接官縣道公人下鄉尚有時節場監脚甲催鹽並無虛日名爲脚子一步不行而扣都竈首還雇船之費身爲公人不繳青冊而強都竈首受繳冊之苦如此淪洗中戶日衰而本司根本之地空矣自今並不許諸場差都竈首就將今來團結十戶爲甲每月輪甲戶催鹽周而復始脚子不許討茶飯應干申狀月冊並仰諸場輪差脚甲走迤如縣道差手力充直州之例榜帖行

禁約綱梢運鹽積弊

綱梢盜賣官鹽反虧官袋運數固是綱梢積弊亦緣本司不依時俵還水脚錢及鹽場鹽倉兩處官吏皆有常例錢本源不正難以律下今本司一二盡還今

得水脚錢鹽倉鹽場並不許循習舊例取受多搭以其所得兼其所有綱梢亦可少寬從此一新矣牒主管司照已判先將欠少免監者先差載鹽以示旌別如運二百袋者先支水脚錢一百袋候運到支湊足二百袋責罪狀既免舊欠又支官錢自今以後不許少欠升合仍帖倉場取各官朝典狀專秤決配狀並不許乞取綱梢分文仍榜倉前見運到鹽催交足

委官定秤

二十七日吉辰請程提幹同所委官各場定秤官楊兼僉陳蕙僉早到支鹽倉先定本倉倉交入秤則以示

日抄分類公移二

十七

劉信

綱梢使之通知却到各場喚亭戶面審裁減向來多受之弊量與斟酌以補綱梢在路耗折使可經久通行向來綱梢多取鹽場之鹽亦緣支鹽倉交收綱梢官袋鹽一如鹽場交收亭戶入納鹽掃掠掣取用大筒大枚可容三四斗者白奪其鹽每一綱船到倉聞用七五袋鹽狼籍又聞一船到岸用糜費錢一百六十貫專科所取最多監官以至門子轎番皆有常例稍工若不多取亭戶鹽沿路盜賣錢從何來今來欲革鹽場多取合先革鹽倉多取然一倉吏卒衣食於此譬如鼠穴此處塞了他處穿矣今除前項積弊嚴

行禁絕及分司廳已罷不許乞覓及監官必能作新
屏絕弊例外其見在倉衆請提幹同所委兩官同支
益斟酌明破些少食利聞向來王敬若爲提舉日諸
場亦曾行此當職昨爲浙西轉般倉分司亦爲倉衆
申聞朝省明給食利此亦參酌人情同期於經久可
行者也

所委官回申定秤裁減食例等

向來益倉取綱梢錢數太多以有分司廳百色陪費
也今奉朝旨省免分司其他舊弊本司又一切禁絕
吏卒苛取更復何名事神喫神各有家火姑從衆官

日批公移三

十八

辛亥

斟酌減定之數過此更有乞覓被綱梢衝廳陳告犯
人定行追上決配然事例既減倉衆亦何能盡給牒
主管司喚上倉衆擇其強壯有用者稍稍畏謹者存
留其老弱已不任事并平日害人者汰之使各別求
藝業以趁口食仍帖倉照應其錢數已從裁減若零
益食例却非本司之所當言仰本倉自爲斟酌但得
不苛取綱梢足矣

帖各場筭納坵數

今次散錢亭戶各賣手曆點對已有憑據但諸場體
例不同有筭斤者斤有大小有筭斗者斗亦有大小

有筭此雜者籬又有大小各帳申到總單問亭戶手曆
不對臨時審問打筭未免費力今截自六月以後諸
場遣發亭戶前來請本可於冬戶手曆上明批本戶
納幾籬幾斤紐計幾袋零若干又於所申總單中開
列逐戶數目一同庶幾本司筭袋數還錢一見便了
上下簡便亦免致權閹亭戶預帖諸場取遵稟申一
勻

引放詞狀榜

當職近因時艱未寧不敢輕受詞狀嘗出曉諭誓與
吾民且皆以息心省事祈天乞命為急吾民未甚相

日抄公移三

十九

辛酉家

信多攬狀入司前收受人戶訴命官犯贓綠櫃內今
目六月內為始明出受詞日分湏至約束下項

一有承平之事有艱難之事承平時節別無憂慮略
有睚眦便討分曉人情然也多訟宜矣若艱難時
節且叩天地神明保全自家性命其他些小何足
計較而暇於訟也哉今時節艱難矣敢瀝心腹賢
賜以與吾民言之自昔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民
苦惱何可勝說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養天
下三百餘年前古無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
亦鞭笞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

恩矣古者百姓常被調遣多死邊疆 太祖皇帝
以來始專置軍人容養百姓終身田里安樂矣古
者因各爭戰取稅繁重 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而
稅賦薄矣古者行杖民多致死 太祖皇帝折刑
一百止斷二十而刑罰輕矣古者不問貧富皆用
當官司差使自我宋均出役錢產衙前雜直而民
不知徭役矣古者多巡符遊幸浚築土木或萬里
起夫自我宋一切事安靖而民得保室家矣太祖
皇帝如天恩德已不可悉數況自南渡至今世世
聖君並無失德自宜配天萬年永享太平今偶厄

日抄卷公移三

二十

林

運沿邊諸郡生靈肝腦塗地甚至浙西亦被其擾
試言此禍誰實致之皆是我輩生長太平不識好
惡獲罪多耳士大夫不救民而反害民偷官錢打
關節借周公孔子之言文盜賊小人之行天如之
何而不怒富家大室不惠鄉井而反禍鄉井閑糶
長價放債吞併田連阡陌不納官司升斗之租州
縣舉催反訴官黥吏為永障戶門之計天如之何
而不怒小民之為農者多無藉賴租為工者多苦
窳欺罔為商者多假偽虛擡為公吏走卒者毒害
無厭為船梢秤斗者欺騙不甚為販海者多劫盜

其詞語之智共爲保衛之謀移其計置之費共爲保衛之用是千萬人之心皆以太皇之心爲心是即上天之心是即太祖皇帝之心外寇必清時節必寧他有小事自然得平

一除前項勸諭息訟外有不能小忍而必欲訟者亦擇而後受非經州縣次第官司不受非已斷不平不受非戶絕孤孀而以婦人出名不受自刑自害狀不受着布枷紙枷狀不受投白紙狀不受事不干已不受事不屬本司不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不明該年月姓名實迹不受匿名狀不受狀過二百字不受不經書鋪不受

一六月十八日受常平司狀六月二十八日受鹽司狀自此每十日一輪流五更一點受狀當日聽判

還外扛雇募錢

立法之初每鹽一袋用官錢三十五文足雇募百姓扛袋揸下船名曰外扛今三四十年不支反將舊日用錢和雇之家籍爲定額白令扛鹽場脚一番追呼外扛反用一番陪錢陪酒天下豈有陪錢白爲官司客作之人哉彼豈不喫煙火之人乎流弊成習既白令亭戶納鹽又白令外扛扛鹽今本司既還亭戶鹽

江西歸來年餘但聞萬春莊害人又自今年交割提
舉職事以來但見人戶間訴萬春莊之害丁向理會
鹽事利病未曾考究萬春莊因何而置以何項物業
置到其置之米欲何管計多少收支如何請僉廳者
究劉提舉無端置庄害民始末當此時艱苟可少救
民瘼者亟議區區僉廳書擬呈當職再照得官司拘
沒田產官租未嘗不害百姓劉提舉因估朱思恭田
業七十畝遂違法埋塞水利白奪民產湊附虛數割
名萬春莊皆是有名無實本行之日夕逃亡日衆拘
催無策徒然帖牒專人搔擾一路去歲收米僅二百

石不過分助小兒米與府學而止府學自有學糧小
兒自有慈幼院正不待此白奪之米斂怨為德其亦
甚矣方今時艱聖朝寬大寬卹便民之事已無不行
本司職號常平救民其本職况埋塞水利尤本司所
當禁戢豈可身自犯之亭戶墜丁產業尤本司所當
主張豈可身自奪之何人從吏作此怪事以貽無窮
之害截自今歲德祐元年秋收為始並行住罷水利
者放還水利亭戶者放還亭戶其吏人元沒官些少
收充常平司官吏見文廩祿仍減元租十分之三以
寬佃戶其已逃亡者住催以仰稱聖朝寬大恤民之

意榜帖所屬州縣場監并榜行司前及紹興府市曹
通知仍牒住司照應

茶鹽司元撥到亭戶等田

石堰東場

呂元應田一十五畝一角

石堰西場

張秀發田五十畝二十二步半

周之澤田四十三畝二角五十二步半

楊觀國田二十一畝二角五十一步半

高樾田一百三十四畝三角五十九步半

日抄公移三

五三

五五

又地三十二畝二十九步半

鳴鶴東場

陳夢令等田九十一畝一角十三步

鳴鶴西場

張辛三等田三十畝二角

穿山場

顧添十七田四畝二角三歩

大嵩場

舒元乙娘等田三十五畝一角一十歩

又地四十畝三角

山六十八畝二步

周之士柳再五等佃大嵩墾官塘一所
甄彌之屋地一所

餘姚紹興停門買賢到田

李秀田三十畝五十八步四赤二寸五分

高王秀田六十畝二角五十九步五赤五寸

徐秀田二十畝二角四十九步四寸

上虞縣皂李白馬上妃夏蓋四湖

共計田蕩池地一千八百四十五畝三十九

步半

日抄公移三

北四

多可

奉台判並照放

戶絕沒官及爭訴請佃并獻到官

慈溪縣永壽寺田一十二畝一角二十二步

佃

鳴鶴寨爭佃塗地一百二十八畝一角二十六步

定海縣塗地史趙兩府互爭佃請分佃

史府確院佃二百二十五畝一角五十六步

趙府沂王園令位佃九十五畝二十步

奉台判照減額

吏沒田及本司回買田畝

此項今秋須仰借米人實納息米違將倉中
決配社倉官并行根究

三曰歛散之弊春貸率是社倉官先期下倉用糠
土攪和或以私家惡米易倉中之好米至秋歛
時却一色要收好米且有掃地米鼠耗米等語
色苛取并多取斛面其甚者高價折納

此項如有再犯許貸戶聲訴定當施行如前
件拘籍計贓約束

四曰倉官士賈串為欺之弊元約社倉官三年一
易今乃遞相容隱名易而實不易元約每遇貸

日抄公移三

一九

子書

歛差官監視今不差官而社倉官自相監置重名
雖監而實不監以此負民日苦無聲訴之路

此項照元約契勘已及三年者須與更易其
各人互自監臨者各取保明罪狀申訖差官
點撞如有不實責本社倉官與互為監置重保
明人同倍備

以上四項皆社倉官之弊也若社倉之得以行其
私又皆因常平司吏人取受徇與欺瞞為常平官
者不得而知當職近革鹽場官之弊先責鹽司都
吏以下決配罪狀應干諸場不復到司並是當廳

投下今此欲革祛君官之弊先責常平司都吏以
不下決狀當職未回司以前文字直到住司當聽
投下將來回司以後直到本司投下並不下司

保豐碾榜

本司承富貴林帥參等列劄仰恃隆覓輒有公請竊
見本府保豐碾創造之始為水利設也近年以來城
內外堰埭硤閘多不修治水利有泄而無瀦其屋間
之泄無如洪水灣之甚也且田苗秀發之時當為積
水蔭溉之備况保豐碾每遇入夏積潦或渴雨必用築
堦見得此硤可無而不必有也或謂陰陽家之說此

日抄八卷之二

廿

廿五頁

乃郡治長生方道充當瀦而不當泄今且置陰陽於
勿論當以水利為急茲遇崇臺祓建以興利除害為
第一義既有所聞不容緘嘿僉議願鳩私財公費欲
乞台判備榜曉示仍委官一員提督擇日用工併差
帳前提舉官一員同其監督實拜王盟之造本司遂
與備榜仍差本司龍頭監場陳兼僉提督併牒制司
請差帳前提舉官同共董役日下興工本司媿於之
支姑那助官會堂屏貫其規畫措置並請鄉曲諸達
與僉議行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二

講義

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六經義理渾融本不易說諸儒講說精備亦何待說況某庸晚失學每讀先儒經解惟有拳拳敬信愧未能行得一句何敢更衍浮辭二廣文先生與前廡衆職事先輩乃誤以某爲嘗有志於此者借之講席俾誦所聞某辭以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講說而在躬行此真悞也乃辭至再而不獲亦惟姑述區區之素見謂終不若反而

日抄八十二卷

講義

六

王

相勉於躬行耳更祈指教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

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大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稟者即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

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柰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旣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

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
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大極性命等說乃因
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
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
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
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
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関躬
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
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漑其根漑
其根爲食實地也反弃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窮

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
於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誥多不精
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
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
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
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
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守
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
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
舉而措之爾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可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子
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於躬行者如此
此晦庵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其嘗竊謂人之
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征逐往往至
於忘返與父母漸踈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
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
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踈終身讀論語者
古今一晦庵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
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說
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
徒尚當謹之哉

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
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
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
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
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

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已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此謂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少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於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說柰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節略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已說以爲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於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攷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即理也粲然於天地間者皆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

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於路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常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之講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旣衰學校旣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從衡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橫議則爲老聃之清虛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騶衍之誣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於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於一時不得志於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及於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喝佛焉祖者自以爲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於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於他時而獨於春秋之世正使於衆說淆亂之際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

道爲天下萬世之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告惟以
學問躬行惟以孝悌忠信獨於曾子之弘毅而告
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於子貢之敏悟而啓以一
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於功深力到之餘文
求提綱挈領之要天子教人意思蓋出此後世學者
於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
盡略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於此
章節略忠恕之語而徑爲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
之名也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
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
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
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并而以之一辭而去
之是自成一貫他无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
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
此理哉愚所謂讀論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
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餘姚縣學講義 德祐元年乙亥回司紹興

餘姚縣學震之所舊遊學舍諸長上比皆震之所
嘗承教今茲承之鄉部吳蒙諸長上繼壁之翰
謂文公朱先生亦常持此常平之節此邑又

其所嘗經從之地以震曾讀文公之書俾誦所
學其爲謙德甚至而其爲說亦切矣然震竊謂
講書正非文公之所以教也文公講學三十年
未嘗爲講義惟過玉山嘗有講義亦不過錄問
荅數語雖過餘姚之學而無餘姚縣學講書之
事震何人而敢僭越況近世講書講者非所問
聽者非所疑正文公疇昔之所戒耶辭至再三
不獲已姑道區區鄙見以謂言之不若行之耳
未知諸長上以爲如何更乞賜教爲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日抄八十二

八

陳厚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謂言或過其
行則古之人以爲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
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
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一綱
五常微之爲簿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
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嘆天何言哉而謂子欲無
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荅者亦皆正爲學者躬
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徃徃不過片言
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
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

孟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老氏清淨佛氏寂滅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於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世因誤認禪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而不闢其誤大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於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

異端之弊此其揅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揅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耻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耻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塊耻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脩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

欺罔之域則可無負於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耻與否五徒其可不言加敬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三

策問

吳縣擬試策問三道 辛酉科

問諸君子以七尺男子軀直天地純剛至正之氣蘄然露頭角出應 聖天子明詔將明目張膽進

天子殿陛間奮筆直言天下事邑大夫舉彝典先朞月規虹霓欲吐之萬分一而顧使塵埃底吏立簾燭焉雖諸君子胥就之試賤有司如愧何雖然蛙餌足以得大魚砥石足以發硎刃雲色映日之祥雷聲繞殿之歡吾知斷斷雖諸君子出敢以天下事為諸君

日抄

天

子言之方今天下事可喜可賀者最為不一姑舉其大者幾年姦賊之禁未嚴而申徽自今幾年鸞舉之風莫戢而訓飭自今幾年邊塵之警未定而肅清自今幾年御莊之謗未解而撥隸自今幾年造楮之多無以勸而住造之令助於今幾年和糴之擾無以革而敷糴之令創於今此休運之一開而元氣之胥會也此天地之交泰而千一之遭逢也囊封露剡無非保泰之辭投匭獻書莫匪中興之頌宜無復以議為可也抑虞廷賡歌不以明良之慶而忘隳惰之憂成周敬戒不以無疆之休而廢無疆之恤後世以來見一

事之可憂則譁然以爲憂見一時之可喜則太然以爲喜朝廷之局而一轉則人心之議論一移見寒曰寒見熱曰熱面部之安危莫察焉有天下者將何賴諸君子方欲以天下事言豈肯令倚柱漆室者反笑人寂欲其必有成吐不能自過者古有時狩以尊諸侯今之監司即天子寄之耳目以代親行者也簿書獄訟云乎哉巧歲之初奎畫昭垂以安劾之多寡爲監司之殿最自是諸路之刺交上矣然蟣虬之小吏雖誅豺狼之當道曾問否也不知遴選監司之奏由嚴按劾之奏嚴州縣三等攷劾之奏孰爲可裨聖政

一汎天下之濁而清之耶古有時咨以熙帝載今之薦舉即天子託之腹心以代親擇者也資格文具云乎哉乃歲之初天禮游頒嚴繆舉之有罰斷自今以必行自是薦舉之官聳聽矣然泉壤之恩數雖傳津要之請百曾敢否也不知真舉彌高舉之說繆舉自舉之說所舉犯賊舉主連坐之說孰爲可裨聖政一掃天下之私而公之耶胡馬箠竊投鄂渚蹙頞相告者謂江南已無今日矣江面肅清宇宙再寧非轉危而安今日一大決勝之機歟然一軍擣邳州響震山東矣而漣水北門之守堅堅若何而爲後圖一軍至光

化声撼荆襄矣而浮光窺伺之謀方密若何而可萌
絕必欲如淮淝風鶴之捷穴壯吾軍則根本未立柰
何內轄司廬喝右浙私憂竊議者疑內藏真有私財
矣撥賜方新天地劃開非洗謗爲譽今日一大清明
之機歟然奉宸庫撥助縣官驩騰萬口矣前日之久
於歛藏者固可群疑之淨洗御前莊撥隸總餉昭蘇
民瘼矣前自或涉於並怨者寧無虛數之難催必欲
如內府山澤之禁盡此與民則軍餉未給柰何楮以
太多而輕則住造固宜也然事變方殷供億尚繁亦
住之得乎或欲以言辨軍食爲先或欲以通行破會

爲助博採群議卒成愆二其果無策以處此耶閭閻
竊議又或謂稱提會價適所以稱提物價民情未憂
楮之換易而憂楮之稱提姑徐焉斯可矣然輕重
之權不由上出可乎否也糴以不均而擾則敷糴固
宜也然數畝之家斗升之租亦敷之可乎或欲錄姦
賊之田產以補糴或欲括僧寺之剩田以給餉博求
公議卒無成說其果無策以易此耶草茅隱憂又或
謂計畝而和糴亦類計戶而和買是雖足以寬今日
大家之憂未必不貽他日小家之苦加參酌焉斯可
矣然便今之策預深後憂可乎否也於戲噫喜朝廷

廷設科正欲觀有用之學進士發策正欲伸敢言之
氣獨前此 詔歲斯道石運夙姦辱國群有司望風
疑畏相戒不敢問天下事而繆摺陳言自詭考古識
者至今羞之幸今 聖賢相繼英俊朋興而中吳又
今陪都公衮爲之臨照倫憲坊廟增創一新休符呈
露聞見俱聳諸君子繼黃衛之芳謫必矣一吐昌言
中吳壯甚

問日者東宮集建儲位鼎如初三灵慶社纓之無疆四
海戴吾君之有子皇乎休哉吾以生何幸拭目盛事願從
諸君討論以備採擇歎謂先聖升祀各儒示敬之先

務也然古者天子之元十十一即入大學而春官釋
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見於文王世子者甚悉則釋
奠固太子常禮尔至晉明宋之世太子行釋奠禮
則始臨學燕會侈爲希聞何古者之常而後世以爲
盛歟比齊僭僞禮典非所責也而太子釋奠先聖先
師每春秋二仲常行之何正統以爲盛事而僭僞者
乃能常行欤然則今皇太子之歎謁繼此亦常盡復
先王之制否歟尊尚師傅遊選百僚輔德之要道也
然聞成王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
爲保則以大臣爲師傅宜亦其尚爾何賈誼止次選

左右早諭教而宣帝太傅少傅之托亦僅以屬一疏
豈東宮自有師傅官於天子之三公本無預而論成
王者特後世之言歟唐世東宮官制儒先嘗稱羨其
詳置詹事則猶朝廷之有中書門下省置贊善大夫
則猶朝廷之有諫議大夫我朝嘗盡復唐制而此獨
未備何歟今皇太子之官自宮師而下已一一極
天下選不知總統衆職與大視職諫議者亦當使盡
正其職否歟講讀有程侍立有制舉爲王者事之急
先務也然古者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世子之
講習固無虛日至于漢世雖曰受春秋某人受尚

書某人而卒不言其講習之詳豈漢溺於專門陋習
不能復三代之制歟三代惟欲輔其德性晁錯始欲
教以政術豈三代之制不存而漢之所教者始雜歟
然我孝宗既有先讀經之說又有參決未久已諳
物情之說豈帝王之學体用兼貫本不容偏廢歟今
皇太子早晚有講宮中有課矣法從之請欲詔師賓
使講官任責而廷紳之奏又欲常侍立使明習其則
二者宜何先抑並行歟幸懋明之母略

問鍾大地之英者皆人才也佩社稷安危者幾人佩
社稷之寄者皆大臣也以功名始終者又幾人吾於

漢唐僅一二偃指其留侯汾陽乎信赤族河械駁龍
顏大度之君幾與長頸鳥喙等侯也太子既定翻然
去之如時雨露足雲歸太空可望而不可親侯真人
傑哉雖然兵甲既洗之餘帝之施行少差叛者已為
九起而漢祚之危一髮使侯不早從赤松游漢寧至
是吾於此不能不為留侯疑漁陽之擊鼓既動屢擊
宗社於盜賊夷狄之手以遂其君名一聞項党夜遁
宵一免回紇羅拜忠信行蠻貊庶幾聖門事業渭水
鷹揚以來善月其者無之也汾陽王充人傑哉雖然
魚朝恩革讒沮百端我固朝聞而夕引彼且朝用而

日抄八十二

策問

六

林安

夕罷中書令二十四僅前後足虛考未嘗得一日安
其身於朝廷之上其終得以自全者幸耳吾於此不
能不為汾陽懼夫子身之去得矣而漢室其壽依子
儀之為唐計忠矣求如子秀一日之樂不可得二子
之去留其孰是孰非耶然去留雖不同而皆能以功
名終始何耶身任天下國家重者當為留侯耶為汾
陽耶敢問

此年御製留留大臣詩云臣真歷遍汾陽
考方可開卷詳亦松

浙漕宗子場策問一道 辛酉

問長庚毓秀青藜照讀盛哉宗英之文獲助於天象
亦竒矣秋風棘綠挑戰文闈何於此時月有食之豈

所以照銀潢一派之清助虹蜺萬丈之吐者乎有司
惑焉因得以諗月星之異月為太陰視日為太陽匹
也日食三十六春秋書之月食略不一書何歟月食
修刑與日食修德類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藏詩人傷
之月食直以為常何歟將月以日而食此其以為常
則星以月而掩何反以為變歟抑星分日之光此月
不可以干陽則月亦借日之餘光何獨謂之陰歟自
古皆稱日月望而食而鎮星食月獨載之唐志豈月
非日所食而食之者星歟若然則犬狼呀啄蚩尤欺
旗或者之說有之矣陰風鼎熾萬木僵立此何等景

丁抄八十一

災異

卷七

辛

象顧不謂之災歟日者清臺有占不特謂月見食且
謂月犯南斗魁月與星又豈更相侵軼者歟斗為吳
分為天厖為爵祿之柄犯之皆不可犯其魁又獨別
有其占何歟魁之言首也南斗乃以南二星為魁魁
之義果安在而犯之尤不可歟歷考紀災之書有曰
月犯魁者有曰月掩魁者有曰月入魁者犯也掩也
入也義豈各有在而災孰甚歟然乾元元年月穿入
南斗魁矣是年逆鷄叛將首以淄青降未幾汾陽王
復建大將旗鼓以征之安見其為災歟大曆十二年
月亦入南斗魁矣是年張獻恭首破吐蕃於岷州未

幾崔寧復戰于西山敗之何傷其為兵歟猶未也元和之四年月以六月犯南斗魁吐蕃以七月請降轉災為祥若反掌然又何如是其疎歟豈星翁曆史之占不足盡憑歟或人事不可盡以天論歟敢問月之見食為日為星月與星變孰重孰輕變不虛生其證果何所緣而起德能勝妖其道當何所修而弭二變之相仍而至也何故古人之當災而不也何以諸君子神明華胄天人奧學于然提一筆以來豈徒為祿仕計為宗社計也果能以理而析數以古而証今灼然有足裨聖政劉更生災異疏當在下風

浙漕進納軍功策問一道

辛酉

問功名萬里途男兒四方志而鄉闈解額苦一綫窄於是乎計其賢為釋之之郎於是乎投筆從班超之戎嘻果溢而他出者哉袁甲浙漕之場與貴介公子鎖廳等庶幾拾青紫易易爾何斯苦雨汨其陵谷擔簦投牒褰裳濡足曾布衣韋帶舒徐桑梓者不若也諸君子得無觸景興感因思以浙之被水之利害裨吾計使者乎浙今畿甸地而水利計使職也滂傷朝聞符移夕遣冠蓋相望毫髮得實徃者檢視失時之患一洗之計使之於水也亦良苦然此一時事方圖

又大計夫水雖天災治之在人世固有因水而講荒
政以救之者此特閔百姓之苦於水非治水也因水
之溢而導之歸使後雖霖潦不爲災此聖人作事爲
萬世功而禹治水法也若今浙右之水獨非禹所嘗
親治者歟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其說甚明可舉而
行乃寥寥數千載莫之續豈去古逾遠三江漫不可
考耶世之說三江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禹貢圖說
一出指豫章九水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
北江之數予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說
亦有關於震澤者曰歷丹陽毗陵入今大江曰爲北
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
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
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
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
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
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三也舊有安亭一江
由青龍鎮入海罔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蠟
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豈禹三江之舊迹
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爲水有源有委舊
說具區二萬六千頃積之旣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

年旱太湖淺露見竹墓街井是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溧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諸水皆源也而久不治江陰而東置運河一十四瀆泚水以入江宜興而西置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泚西水以入運河皆委也亦久不治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源之不治旣無以殺其來之勢委之不治又無以導其去之方是納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爲患而可誘之天災耶昔蘇公軾進策鑿之說于朝謂慶曆間欲

便糧運築吳江岸介於吳松江震澤之間水去始泄而歲爲災請置千橋以易之可謂得其源委者然嘗考之海濱高仰江尾芟淤使震澤之水驟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驟入海正恐併吳江岸以東茫然皆一震澤也而何以制之耶鑿則謂芟淤之漸生皆原於江流之不迅苟東下之勢峻急則漲塞之患立空此說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勢中低而外仰何以遽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其法於其下導之也吳江岸苟未易輕議盍自其當先者耶王公觀之在浙也奏開海口諸清范公中

淹之在浙也獨開西涇等浦而劉愨之按行海口也
又謂開之則有風濤爲入之憂其說果孰緩孰急孰
是孰非又無積中見涇函於運河底是亦古人泄水
一法不知視浦口又孰爲要耶夫三江入則震澤定
震澤定則浙右無水災浙右無水災則行都之根本
固民生不匱而軍餉足事孰大於此者夫何一兩爲
虐水今三月猶未退望有秋者號天於野而議勸糶
者斷舌於庭是東手無策而坐視公私之交病也不
亟是圖患將安拯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入與今吳
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快運河所置泄水之一

十四瀆皆復十江而五堰以西諸水不復入震澤以
重其泛濫之勢游委悉治圩塘復舊吳兩雖甚水不
爲災是神禹之功復續而我朝萬世永賴也幸參以
安定水利之學指次第的實可行之說以告豈惟計
使之所欲亟聞亦
聖君賢相之所樂聞

省試策問一道 戊辰

問洪惟 聖天子龍飛御極治象咸新以章夫命
則年穀屢豐以言乎人心則中外帖息以言乎邊事
則襄漢之遊騎肅清而巴蜀之興郡新復天下恢恢

乎無事若此宜吾民欣若更生扶杖願觀德化之成矣而州縣之前熬階閭之愁嘆猶或聞聞於囊封刻奏聞果孰病之而然耶自昔固有君臣交飭於其上而時亦自有私竊病民於下者曰外戚也而今斂手矣曰閹宦也而今屏氣矣曰疵賤之官若兼并之豪也而今監司郡守皆出精選必各知所以戢而防之矣然則病吾民者尚誰耶夫人主不能自治其天下作而行之有士大夫士大夫不能盡親乎細故奉行文書則又有所謂吏胥世久俗漓士大夫尚不能盡以人主之心爲心而况吏胥或者此亦足爲吾民之

病耶古者唐虞官百憂商官倍吏則無聞將俗淳事簡雖有吏不爲姦未可知周官三百六十略計天府之府史胥徒尚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數溢二萬庶民在官之祿既與下士等不知千里之入何以贍之而能使其不至於病民秦漢之間紛乎不足道韓信尚以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漢興事定疾吏之貪謂衣食足知榮辱貲十筭乃得爲吏十筭乃十萬也防其源若此猶不免於刻木期不對之諺不知漢世擇吏至審何乃猶不免於病民世更八代王通氏嘗深歎吏仕之非古唐太宗首務省官而臺省寺監

軍衛坊府之胥吏許其入仕者猶六千人其後甚至
牛仙客以縣小吏致位通顯夫唐豈不思吏仕之當
革而顧優之亦望其知自愛也漑其本若此猶不免
於隳突乎南北之煩不知唐人待吏至優何反重至
於病其民我宋受命務革前弊堂後官參用士人
而州縣吏給以重祿其為吾民慮也悉矣彼亦人耳
寧不知奉吾法景祐初嘗汰三司老疾之吏老疾當
汰者也乃喧譁肆言何其敢無忌憚元祐初嘗損吏
貲泛冗之額泛冗當損者也乃紛紛交詆何其難於
變通日積月深弊滋以術或一事而逆符諸司以互
督之州州之吏則合此以轉督之縣縣之吏則挾此
以轉督之民至於民則獨受督促之極無復可轉而
之他非家之破即身之殞歲遷時易之官往往攢眉
着筆其間而不能救而吏奸一脉則次第上下貫徹
流通天下遂名胥吏之天下矣他若游手末作之子
身未離襁褓名已寄省部歲糜廩粟而吏祿十倍
於官以重耗國用者猶未論也於赫皇宋以仁立國
允所防患之道亦措置略盡誰料戕我邦本一切與
仁相反之術乃陰陰出於鴈鷺行此何異堂堂天廈
風雨震凌一無所撓而蟻蠹已群穴其間耶喜亦可

危也已。疏而通之，豈無其說。嘗觀真宗朝謂吏人不可委信，欲參用登進士第者，王沂公乃謂此號將相科，不可屈以胥吏而止。夫吏之參用士，此正國初之法。而沂公亦名臣之言於斯二者，宜何從。哲宗朝患衙前募役多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嘗復差役矣。蘇文忠公則謂募役爲萬世之利，與溫公力爭而尋亦止。夫役之必用民，此亦國初之法。而文忠公則又通達世務之論於斯二者，宜何擇。諸君皆六館之英志，存當世密察事機，必有說以處此。比事雖小，所關甚大，幸詳以告，謹毋不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三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類卷之八十四

書

通新知江府脩齋王尚書

初世吳縣尉

十一月吉日具啟謹裁書百拜獻其官閣下近據行

探通示批帖特而蜀吏無益之通啟俾具賑荒使

民之事宜略虛務身是思鄉昭白有如此者某老矣方

作尉自念無駭身其民凡見民瘼必以吉上之余

壯矜念而速效之而年于茲無事不然雖誅斥不敢

計况首蒙詢訪之及乎然某竊謂賑荒鉅吳門今日

第一事然吳門之弊極矣技本塞源事尚有大於此

者先生清修抗法之方聞天下一日輟班法從出代

舊輔救吳門已極之激升九重之付託至重三吳之

責望至切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觀聽攸屬也先生計

將安出而可稱塞乎以某愚見其策有三一循祖

宗舊制盡去苟徇人情晚創無用之官使事簡刑清

上下晏然如祖宗盛時此上策也甄別廉貪稍革

濫冗科刑其素弊之源究而疏剔之壁立萬仞以

示更新使拔貴謀富之徒望風不敢智此中策也隨

事搏節痛察吏奸謹倉庫出內之司牽補過口使甯

民粗安此下策也舍此三策而司官俗坐視流弊

之日極正恐先生重望不以此少損為計豈可
復以前日之吳門視也此等若輩荒事吳門既官無
粒米可濟鄉落不過空言以為勸惟安富郵貧兩害
其宜而無使吏得因緣取贖此為要領其間纖悉非
面莫陳先生儻以為可也而辱進之尚當陸續以告
不備

回王尚書

某塵埃至賤吏也倏拜公劄例辱咨詢謙恭下士一
至此極其何以稱然昨因衙探傳示批帖之初首見
先生意鄉即嘗裁書云云拜附東閣知丞新班以進未

日抄分卷八十四

書

陳登

知己微合聽否今茲見豈復異辭亦惟申述前書
大意一言以蔽之曰公冗官而已蓋今所謂發運一
幕不過向者一曹官所兼百萬倉之職耳今所謂節
制司不過向者一職官所治兵案之官耳今之兵將
官錯雜民居不可勝計者又不過向者一鈐路之司
耳而好名侈大之，多創苟徇人情之闕僥倖之門
既啓員外之增日之死至於白帖西班之流他州待闕
之吏因三幕之宏開挾權勢以雜進苟賤椎剝者又
不預焉以故官多吏冗輿臺雜還生事謀食而民不
聊生矣不汰冗官而曰蘇民瘼者妄也以故歲收不

滿二十萬石今支倍其數而郡政者用矣不汰冗官而曰裕郡政者妄也以故斛面贏餘額外多取爲郡者明資以濟用監臨者並緣以爲奸而和糴亦成強取矣不汰冗官而曰善糴事者亦妄也先生之問有曰田里愁歎郡政原委糴事利疚舛剔極療豈無良方某謂二者之病皆冗官病之知其病之原則知其治之方矣位卑言高褻越萬罪

代平江府回裕齋馬相公催泄水書

游蒙鈞劄申論泄水至許以不待陳請仰見付託責效之切爲之悚息不皇然嘗求之粗見顛末有不容

不急急馳報以求教誨者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瓴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巨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注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濱海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然古人隨地形而爲之計則亦曲盡其妙第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

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
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
趨內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間地卑水
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吳地中間不
特大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
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邪塘等諸壤黃天等諸蕩
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
面闊遠止籍吳松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籍
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
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
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
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
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
今無存者嘗考李氏有江南伍堰以西之運河尚通
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
真能上緝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強不廣猶農夫
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
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伍堰旣以不
便木簞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
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

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力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耕墾增闢而攘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洪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堤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涸淤水去遲緩而一兩即成久漫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憲及萬世後人求一邑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壞之既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故

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覲嘗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而劉慤按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駕入之憂唯熙寧初邗曹力請於朝嘗起六郡二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訴擊墜幙頭卒鳴鑼散衆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閘差趙霖措置通役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萬貫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閘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

塘浦質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
人大農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饑華又無此人力縱
有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
泄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止從人亡就近泄放則
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爲數不可得議者多謂圍田
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
方之時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陸亦
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濼蕩等處
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田不過因旱歲
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築堦耳就使圍田盡
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於事况圍田
未易去者乎爲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
發失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爲隄
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鏤
榜曉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隨之
行縣矣其非不願大發工力爲久遠計而量時度力
實所未能未知鈞意以爲如何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以憑遵行不勝願幸

通新憲翁丹山書合

某日者恭審皇皇者華出自都門其職當腰弓矢郊

迂偶捧檄留江陰不遂以書代又不過簡略數語
直述真情如子弟之於父兄然聞者或爲縮頸曰繡
斧新臨威嚴若神下無平生之素而若此恐以簡得
罪也未幾聞下令約束所部吏不許通四六啓俾各
以政言某因私竊自喜夫破去尋常略虛文而訪實
政此真大丈夫所爲某之愚直務簡得無有默契盛
心者乎用自矜奮謹照約束一言一其聞古者上慮民
隱知四海若一席之上既擇其人爲之守又歲自巡
狩以察其所守時異不可行乃遣部使者廉察之則
今之監司代古巡狩天子所寄耳目者豈他官比哉

日抄卷十四

七

音

旌別淑惡惠民者扶植之權豪貪壘鋤去不旋踵斯
民自然欣若更生閭閻細故非所宜煩也書云刑期
于無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謂宜
有以變化人心也後世蠹訟成風訟而至監司極矣
正宜有以審覈之乃又不捐細大而兼受之文案山
積紛不暇以堂堂監司反爲諸郡縣謂誣之委姦豪
得竊借以爲脅民之地幾何不率訟者而路今若擇
其事關大體斷所當受者而後受受之必從而究極
之罰一人使千萬人懼庶幾監司之體得事簡刑清
而險健者望風避也古稱殺人者死律亦有虛告者

坐之今小民或殺其兒女若自經溝瀆及巨室借病
死之鄰人或其客尸以誣害所怨之家州縣例以爲
重辟淹延追證死率不下十數人至正事結絕無
坐者本輕末重枉及無辜俗謂之窩大辟其連年入
幕見此類甚衆退而體驗所管除起殺故殺鬪殺外
餘率申明不行一邑粗寧此事若自監司行之一道
豈惟免無辜干連之死亦決無復自殘其骨肉自賊
其性命若以病死人誣告者風俗可變而厚也傳曰
君子以人治人言人情本不相遠責人當以其情之
所可能也江湖剽掠誠所當禁要亦在初發覺時其

人自能迹其盜之所往則地里有定捕逐不難今或
茫乎無影而期限之急與指捕陸居知姓名者同如
之何其可故有一家被掠而數家坐于繫死於非命
者夫財與命孰重少與衆孰多彼獨非天地之生民
乎哀哉何辜此逐盜之形有異不可不隨事而酌緩
急也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明於治者不容
不詳知浙右水國人無徒行者有異盜曰猓猖率三
二十輩爲一舟羅軍器以載走卒公然剽掠久已成
俗無事不然無人不然小民亦習見以爲常雖被其
禍不訴若當然者惟彊者相拒至殺死則訴于官浙

右沃壤富貴人多置莊產強幹例囑巡尉司以捕盜者捕租戶既而又以監祖爲名不取其餘祖而陰謀囚死之以立威鄉落歲不知幾人爲其骨肉者亦習見之久謂非殺死例哭泣責狀焚其骸而去故死者雖多亦未嘗有訴于官鄉落因其然懲見捕者之無生還也或率族連村盡死以拒捕往往至殺傷強幹又挾寫貴家之勢指障其拒捕以甚其罪雖死不得直於官凡皆浙右之俗之弊之大者苟有以革之冤枉可省十七八全活民命爲多他若攔船之泛狀非見名不可判前政之熟事非再詞不可行此又關係

新政之切者然其事至淺當不待察察言也伏惟先生文章瀉河漢聲名動山嶽道德天下之儒宗政事當今之吏師一慨然登車攬轡問八郡三十九縣之廣目中已無留塵矣何物消埃可裨海岱然某之職於民最親某之前此綴幕底於時日最久亦粗聞一二者用敢以承大賢君子勞謙諏咨之意

通新憲使余主一書

鰲

其聞君子居其官必思行其道又聞古之仕者去之時猶如至之日蓋一日居其官必使一日無愧於其官可也安有低回竊祿苟偷歲月而可以言人者哉

某之官尉也尉者慰安其民之名也世乃以其去民最近悉委之文牒豪民黠吏因得借以爲族使毒民之具豈惟尉失其職其爲世之非道事也大矣某之來正當己未冬胡馬飲江時方是時 朝廷方大懲創人心方大改觀監司帥守方極一時選以大更革某因得盡爲百姓大鳴其不平閭里睚眦之爭舊必囑州縣吏差尉躬親私家升斗之租舊必囑州縣吏改尉理索此毒民也非尉民也某旣代之鳴矣自爾辭理索小人黠而奴於人者欲花破主家財物舊必而謾其主謂村民頑不可化率用陰謀囚死其人於尉司弓手家此亦毒民也非尉民也某旣代之鳴矣自爾亦無復囚繫人其餘告訐虛僞以勢強弱爲事曲直者一掃盡之二三年間尉之足跡不及鄉豪民黠吏非道之事亦不復撓乎尉仰天府地悠然泰然頗類太平官府頃自某捧檄督羅江陰一留三月而歸州縣官吏徃徃非舊尉司毒民之事又紛然如昨能幾何時已遽若此事變如此其難防人心如此其可畏也使某以蒲替在近而不言則於心何忍使不遇有忘於民者而輕言之雖言何濟用敢於攬轡詎咨之始首條一二以聞伏荷仁慈立賜山判或者繼

此仰藉上臺之威使百姓復得按堵某得始終無愧
以至蒲葑可勝願幸咸敷鼓舞茲因輒復吐露中心
万分之一其老矣甘分填壑非一毫有求於世平生
所為文蓋無非本心所形未嘗為世俗無益語然已
往往散落近留江陰嘗遠拜前憲使翁丹山一書及
上孫史君大閱詩六十韻江陰先生寓里而憲堂先
生新治也併錄以獻先生儻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尚
當俯伏師門以俟

附通新漕李厚齋書

某竊溪諸生自先生政成以至將指本部以至今易

日抄分類卷八十四

書一

五

節日畿雖未繇瞻復焉實甚喜善政之日廣輒以浙
右風俗某所親見雖若細事而最切民瘼者百拜為
先生告某惟州縣自十月止正月皆受理人戶索租
之日獨浙右多不經縣而徑以佔田為名越經轉運
使臺行下主管官似不過尋常耳自主管官行下巡
尉司輒捕若強盜豪民猾幹又囑以陰謀囚殺之以
故村民盡死拒捕非佃傷官兵則官兵傷佃否則佃
自縊自溺而西闌人命事因索租者十八九又酒庫
本使臺趨國課之地而村民多誣告私酷以害人庫
吏之墮欠官錢者復妄指有衣飯無干預之家混為

欠錢栢戶差巡尉捕抑填納冤無所訴九皆民瘼之
關使臺者方仁人建臺之初望矜察而拯救之某一
介小官力不能救民凡有見倒惟以轉告長上之力
可救者曩歲捧檄華亭見船場虛名之兩官爲通逃
淵藪殃及一方歸而告前漕使雲巖洪先生即荷省
去民至今受其賜今所稟陳或蒙介注受賜者又非
特華亭一邑之民而止下備

謝王提舉辟充帳幹書 第二任

某嘗觀人之一身心有欲爲四肢百骸無不順應以
氣體一故也有爲天下國家雖得心同志合之士猶

恐一膜之隔不能盡如人意而况泛不相知偶然相
合者乎是以古者命秀論官自少至長灼知其德行
道藝然後命之官命之官又初不出其鄉長之於其
屬屬之於其民無不相信相稔如家人父子此所以
政化易行而後世莫及漢雖不古郡國自置相外皆
得辟用其所知故治亦差近古自三五之法與延綿
以至今日士一命以上無不命諸朝而易其地監司
帥守之於其屬皆萍梗相逢如江湖逆旅情素不孚
上下睽離上雖有能爲之才而下未必知奉行下雖
有欲爲之志而上未必知信倚就一道所部千百吏

僅一二辟屬為親柰何世勢請託之私又得行其間
有求而辟反又不若無小而適相合者天下事至是
愈不可為矣豈不悲夫其窮鄉鄙樸人也平生閉戶
無求併漫刺亦無之偶忽入任未嘗少變其志骨相
寒薄山肴他想庶幾他日可見先父師於地下耳先
生清直之名滿天下吾君亦相強而起之使攬畿甸
澄清之轡其何者乃首辱辟用蓋無求於世而獲為
之長者天下未必多先生無求於其長而獲為之屬
者小吏中亦未必多其也先生豈始取其節焉耶雖
然其何以報先生嘗謂事之不可為者以人各有心
人各有心者皆私心也若人之公心本於天者安有
不同其於先生之賢雖天地遼隔若此心之本於天
者固自保其必無不同也親炙薰染變化其氣質之
異以求復其本心之同然者庶其有合乎心合則事
可次第行矣惟先生進而教之

為謝右司

寒陋謹守中朝貴人獨閣下有一而之雅且蒙特達
許可無謂亦不敢輒拜然惟切依依茲以王使長令
行鹽司戶案正屬大造化僭躡陳情鹽之登耗在天
時人力兩者湊合天時其晴工作者衆鹽雖不待趣

而覈此固亭之衣食之所係何待趣耶天竺陰雨人
又逃戶鹽雖愈趣而愈耗蓋飢寒切身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况迫以官司之勢乎近年監司多不知天涯
海角細民疾苦一切以吏文趣辦既無人力鹽故自
耗今其所以奉行使長之意者惟欲急救根本不敢
求辦目前根本之說有五一曰不受出剩二曰精擇
場官三四尺還本錢四曰初集流亡五曰拘贖產業
人心已欣若更生雖不求目前之効而効亦在其中
所未知者天時之晴否及王使長病未必速愈耳謹
有腹心以告有力所不及者惟閣下曲賜保全無任

干冒

日抄八四卷

十四

王偁

回王府僉

山甫

辭李運使辟充鹽事司官府
僉即余取發解而今在懸館

蒙回翰慰勉甚感但人各有見不可強同如某作尉
方滿而得辟帳司帳司未三月而改辟幹辦公事方
司存更革百指窮途見無飯喫有此遭逢誰不樂就
然此為身計則得矣如悞使令何試問祖額何道而
可足亭戶何策而可恤支發何由而可均廟朝主意
在此三項諸公果曾是究是圖否乎果能革弊為利
易愁嘆而為歡欣否乎若漕司只承受省所吏文一
付之僉聽行事恐厚齋先生盛美未必不因此少損

廟孰他日亦且悔此舉也某潦倒無成授書糊口晚
年偶竊一官自媿無以消受朝廷廩稍作尉三年九
力到可以救民者無不爲之矣今乃因幹辦公事之
可慕羈旅飢餓之可畏便爲利害所動明知故犯錯
了路頭說一般話行一般事幕中寫了一兩句瞞心
趣辨之語下回苦多少人以此只得引退某有舊學
生在謝右司書院即施憲次子新當塗尉者昨日已
作簡祝其懇告右司當筆爲某擬開此壁萬一不遂
所圖辟命果下亦只力辭禍福不計也孟子有言志
士不忘在溝壑又曰舍生而取義者也此語要人牢
守某只有印帑未批書未忍自絕於明時故此低回
以俟事到極處亦當弃之而歸某見病在假不進飲
食推枕不成字恕之諒之

發孫提刑書

癸亥五月到鎮江分司

昨蒙指揮契勘俞楊之爭緣無實迹又吏人先已解
司無從契勘若據公論萬口一詞皆稱俞分司廉謹
若以鄙見俞分司昨爲司門與今楊司門爲交承怨
惡已深吳檢法又再令爲分司以臨之交收和糴米
本係倉官吳檢法又絕不容楊司門等干預反專委
分司倉官無俸向也所仰此少事例俞分司之再來

有親戚章總領僉廳俸可仰又因而痛革之是尤楊
司門受困之一端此楊司門所以愈怨閭隙既開或
者妄傳命分司先已申省楊司門所以冒昧一申驚
天動地其實無甚利害見任如霍府教忠龍寄居孫
制參皆持公論者一見皆極口言俞司門之好
初不知某承進契勘事蓋出無心也二丈之爭猶可
事最是此倉自改隸後廢壞曰甚而廟堂知其前日
之弊苦疑此倉今又本倉官自張皇如此此倉將何
以自立耶此倉之不能自立猶可也本司持三口法
斷一道曲直者非受督責之地也自提領此倉之後

日抄八

卷

書

四

一

可

禁昨在幕中見打罵之劄無虛日此為誰家事耶某
嘗體此倉終始之變往歲發運司自差官收發運司
之米有出納贏餘無文移督責時則此倉如人家案
子弟身見成衣祿一從改隸本司此倉如赤子乍脫
慈母凜然如立乎嚴師之側况所交江西米綱吏困
苦之餘交收艱難萬狀今歲又是總領所鎮江節制
司差路將取運恃勢相凌艱難尤甚而朝省尚以前
日之弊追吏索印紙常常不已此如子弟家前日身
衣祿太過積糞方作既出身自當窮家火又遭官司
其情可想而知故此倉視本司之官至如今敵讎其

勢不得不屈而心實不附此非鎮以清靜旋與疏剔利害其可乎哉某此來栖然窮途未願除舊乘車一副水缸一口之外莖草隻筋無之自帶些少動用及自帶前政轎傘交椅出入糴米買菜支撐度日訪來事體之大者陸續申聞以報知己却別之提繫而去今日分司非先生疇昔所見之分司也餘事別見公狀不贅及

與葉相公西澗

頃來京口嘗專詣肅拜稟辭恭領鈞旨而退次日出自閔此公途所見田畝往往插種漸徧但竟欠水車

書下十七

年

年

卒費者此未至望造物者早賜雨澤耳農疇宿習不覺輒發諒亦先生愛民之心所欲亟聞然尚有切於此者近者朝廷痛懲和糴擾民不已勢不得不買官田且亦水心先生永嘉郡舊說也而人心過慮官司收租將來不能無弊乃間有私議其下某謂此大丞相赤心體國久入思慮欲一勞永逸為萬世建養軍便民之策豈他人所可易言抑晦翁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人心不如我心做時不比說時此事若以某此行所見則各縣奉行節日却有與元行大意未合處所當早正於作法之初只如元行一石止收

八斗此預防他日交收之弊先為減除元數惠至渥
慮至悉也然必各縣皆體此意買田不以畝為價
而隨租以為價則隨其租入率減其元租一石者今
八斗元租八斗者今六斗四升自此遞遞以減庶幾
為惠均而防患密矣今或不問田土之肥瘠與夫元
租之多寡類曰畝收八斗則與元行石收八斗之說
名雖相近而實相反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茫茫原
隰豈能畝皆八斗耶頗聞湖秀等曰元租畝收一石
者已十不能五六如常潤漸北則地漸高而土漸磽
所收畝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今乃例拘八斗豈朝廷
意耶朝廷隨石數為減數其法活正欲抑多而就寡
求利佃田之戶今縣家整畝數為石數其法拘反或
擡少而就多先抑賣田之主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錯
認題目有如此者或言縣胥責田主賣狀有並係一
色好田將來如有欠租即甘倍備等語則撿合一時
預為他日抑取賣主張本其情可知斯言也某甚欲
進之廟堂而無階可進先生與大丞相同坐廟堂政
柄雖有東西國之大事嘗無有不同盡其心者故敢
冒昧輒進之先生事若可行乞賜轉稟大丞相作勘
會行下各隨元租以酬買價毋令畝拘八斗之租則

弊源窒而成謀立國與民其求賴矣其僭越萬罪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

葉中嶽

頃者稟辭重荷撥冗予潔繼沐越關遣驢某登門最晚且最不肖辱此誤恩感愧到骨某初七日早登舟十四日夜抵京口公途竊茫無他但此倉自隸憲司百不如昔窮人所嚮但有難苦此分也復何言惟是倉敖十壞八九綱米將無所容甘露港日就湮淺糧運極為費力事關軍國職所當言到即巡視講求力申憲司乞申朝省未知曾轉以上聞否今秋本倉所

收聞是新買官租而買田事州縣奉行苟且將來不能無弊亦預切動心輒冒昧稟聞尊公羽宮賓樞使端明相公先生子細在其書中皆是平心實言初無草茅觸忤敢望過庭從吏一言國之利民之幸某亦拜賜昔東坡上文潞公求免權鹽有曰某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進於左右名公其得已乎某遠外一分司小官尚不敢避斧誅惟師門留意臨別蒙面諭當賜吹送宏齋處此意古甚某非矯激者實以骨相甚寒頭顱如許回視平生閉戶世人不知姓名今玷仕塗已踰宿望若更因此動癡心一向駸駸

求榮圖進則是求無益於得徒虧雅道故所不敢若
當世大賢主張公道肯自提挈某寧不感恩西倉吳
魁颺某未曾離任先勾俸給視古之去則收其田里
者殆有甚焉此番過吳懇其批書則笑語可人如將
繫維此雖一時贏得說然向非尊翁鈞翰曾賜獎惜
正恐一見良艱况於笑語太史公有言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信口至此不覺使人太息某自
春多災到此又間日一發熱醫善謂之瘧瘧言積勞
所發也偶熱劇口授兒子代書不敢不情告幸恕之
與汪武諭元春

頃既稟辭即於次早登舟十四夜入京口分司廳領
事訖藉尊庇沿途無它但此缺既隸憲司百不如昔
昨聞全然無俸今知前官曾支得平江府本身官序
俸錢不足以了柴菜米却僅可喫然尚在四月後方
支憲司以舊係發運司官不曾幫給某曾作繡便劄
狀未見回報炎暑如許他貴人涼簟上擁冰猶以為
熱聞繡使行部剖決無虛日不忍以此等私計瑣末
撓之一任如何自北關此來但易地讀竟舜書耳然
豈可久也哉天下無步行之官倉場官例只得受倉
場供堂從物於人情既通則亦於法理可恕若監司

屬官例是監司公支造辦今以新撥亦無之既忝監
司分司官檢柅倉場弊倖豈可首與分贓此却斷不
可受幸有前任帳幹廳傘轎諸色動用尚在不妨用
之均官司物也近况如此敢告某別時先生尊体猶未
十分好殊使人不能去心使眷想已到侍邊庶便湯藥
某今春之災多矣米此又間日一執醫書謂之瘴瘧言
勞所發也法用小柴胡始亦未敢用今熱漸劇不得已
方服之更看一兩日如何亦緣此拜書草草伏乞恕察

與葉中獄

昨具謝幅併別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僭

日抄分類公四

書一 廿一

房成

為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訝大章茅否天下事如其
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
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
天寬願勿以為罪也某乍到索然蓋此職自隸憲司
無俸無舉混混糠粃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某既到
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柅之責力辭
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衣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
節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懷洒然夙別獨無舉
耳舉非某所求也前倉使實齋王先生獨舉不求之
人而某獨得之此特倖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

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者將何為耶某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汰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唐仲華

忽領誨黑魏感俱深教誨諄諄思明辨為看緊工夫有以見執事識正而心堅孜孜以聖賢事業為已任使人降嘆不已某自幼失學長困揚屋今墮俗吏

日抄分類

卷一廿二

五五

以是並不曾讀書惟是天安粗幸謹撰不敢為惡晦翁四書雖頗習誦但有敬信不敢輒發一語世之讀是書者多有辯說以為自得且謂若無自得之功而徒信紙上語非學也某愚意妄謂若止挑剔一兩語為新意便謂自得則世之自得者多矣講說已備於前人體行正屬於我輩且不論自做人如何而尚勝口說今世所少者正不在言語間但得不雜禪學使得未知尊意以為如何

王脩齋

自去夏蒙賜指荅一向災滯相仍竭來京口望師門

益遠嗣音無從媿極仰極正旦欣審一札親除四輩
趣覲允我善類歡賀如雷仰惟先生泰宇山定必視
之如無必於出處正加斟酌某昨送訥齋先生具門
時嘗僭白之曰某在門墻豈不願座主重歸廊廟以
今事勢莫如綠野堂之爲樂訥齋頷之曰此愛我深
者某今日於先生則謂皆可也如其處也山林已熟
聲勢益高如其出也救之一分民亦被澤前輩有言
惟出處不可謀之人譬如冷暖自知先生必有以處
此矣某三生緣厚獨受先生難兄難弟之異知每探
實齋先生葬日欲寓瓣香之敬往往無報節前亦嘗
附其人未知浮沉忍得君司蔣宅庫隱約之傳謂卜
地赤城葬以三月謹急急遣人相望迢遞懼後時也
已別拜令姪書

李憲使

公田省劄紛至沓來令人心煩友朋多勸以此正力
行好事之秋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某謂此堯
夫之說也天下道理須自去斟酌如何只信人說此
事譬如救人落水自家立在乾岸上擦得他起來方
纔好若透下水救人自家性命尚保未得如何救人
此箇道理亦非深遠只是論語并有仁焉一段可以

推廣且當以孔子之說爲正某今日決不爲此官頭
可繼匹夫之志不可奪但欲乘機納忠或可救萬分
之一北九日一狀初二日一狀只得漸漸著緊期於
感悟不敢沽激踈遠小吏漸漸進言體當如此或人
微言輕不能感動罪固甘之矣

與葉制使 西湖

日者齋沐裁書恭申均逸名藩需榮並相之賀伏審
已徹鈞覽某少長居鄉時區區見聞仰恃眷知輒用
併申海嶽消埃庶幾萬一某每觀先朝大臣出判藩
府必有興利除害卓卓顯效可耀青史非尋常二千

日抄分類八十四

書一 升四

彥成

石僅能行其力之所至者比也遠事不敢泛引如鄉
邦之事所謂父老共望者蓋可一二數方皇子魏王
之判是邦也進奉兩官用家人禮率異疇曩惟正之
供綱解上供縣官不敢過而問亦率殫於邸第騶
從之費未幾進奉之創例者難絕而綱解之積壓者
頓惟明之事力幾於一困時則有若石湖先生范大
參爲之代一一剖析本末爲百姓祈命于朝明以復
甦更六十年而吳履齋亦以舊輔出守履齋固亦近
世人豪也惜不以細心情寬恤民力乃以大力量整
齊郡計六縣自一孔以上皆歸之制司而責經總司如

初縣若不生事取之民世豈有鬻田宅賣妻子毀家
助國之官吏乎求贏之弊甚至深山僻嶠益盜旗帘
冀毫髮之息以活其父母妻子者亦無不增賦雖使
盡其本息不足以了納官監繫死亡禍及鄰族叫號
愁嘆殆不忍聞明之爲郡幾年矣不知一旦何苦而
行此哉向若早得一知人痛痒者繼其後尚可急救
柰何一山去一山來暴病新創徑成痼疾耶天矜斯
民無從不復膏雨陽春溥其來施竊聆教條始布旄
倪鼓舞識者所望於先生固有限度越尋常之萬萬者
矣不知先生其何以副此望近世財賦一收則必有

一支既增則不可復減創例則易除弊則難明昔號
富邦聞今大空虛先生適承其弊亦難乎其爲矣如
使伸一冤剖一獄以此號爲清明官府不獨世之所
望於先生者不止此先生亦寧以此自愜如使剔蠹
源除苛賦再爲百姓培植命脉不獨先生以爲難而
世亦未知先生之果安出也然嘗譬之家有常產量
入爲出未見其病不足者適不幸有善營財者爲之
入雖日以多而費亦隨以廣久反愈見其不足是可
不求其初者乎今姑舉一郡而計昔也未收諸縣縣
用職租未增諸縣稅額酒課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

何道而不必增今也縣用若干之高麗歸之郡酒利若干之增歸之郡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何因而不可減以新較舊計其已增其在本郡者痛為裁節其屬朝廷者力為申減磨以歲月恐亦可漸還舊觀郡計非其所曾知此以作家之羸縮譬之也抑小之固可譬之家大之亦可譬之國國初賦入少而用度足其後入幾數倍人反以覆告先正范蜀公曾南豐諸人固嘗件列條數以冀參酌願朝廷事大牽制處多有非一人臣之言可專者先生以國之大臣出專方面伸縮宰制無不自我入相事業於此乎基又豈止石

湖僅一二疏剔救急之政而已哉某嘗觀易之為卦六畫皆連而為乾陽之盛極矣一畫甫缺其下即為剥六畫皆缺而為坤陰之盛極矣一畫甫連其下即為復世之為政者類不於其下留意殆掘牆脚法也使入寒心顧天下事類此甚多而欲言無路明吾父母邦亦先生蔭樾相連舊所視為一家之池斧鉞下臨榮踰書錦此言千一難逢之機會如前所陳昔豈無欲為之者而力不迨亦豈無力可為之者而志不在先生力足行此志實務此自念時哉不可失故敢曾昧及此先生斷然而力行之使明之人十世世子孫

家家戶戶祝曰畢積年之弊垂盡窮之利自某年熟於此邦之西澗相公始豈不躋歟某非不知善政不如善教高談大言足以悅人觀聽而區區必先以財賦爲言者忱以致立而後教可行不務實而務空言非所以事先生之道也伏惟諒其狂愚而卒赦之少留鈞意千萬幸甚伏乞鈞照

江西陳運使歲時七年撫州

其平生景慕今獲照臨依戀此心豈忘食息救荒無策禱雨不應狼狽病瘁久缺嗣首惟有私切愧恨而已明公能亮之否某鄙人也自爲初官即以率直事

日抄卷四

九七

庚戌

其長每荷聽從揭來撫州不說故態而諸司之相亮者殊少自是消剛爲柔徃徃效尤吏文相與爲故紙世界然中心之負愧多矣獨荷明公矜其區區無言不酬應輒如響故每於回申直率如故不敢爲吏文應故事古人有言士伸於知己者屈於不知己者明公知我者其感宜如何古又言士有白頭如新亦有傾蓋如舊明公不待傾蓋而知我者所謂未面而先心其感又宜如何此感也非爲吏事徃復而感也中心之景景者賴明公未至盡消而爲柔如碩果獨不食在一軍獨不敗旦夕去撫州對山林不至皆愧色實明公賜

也惟其見知於明公如此感明公之賜又如此因得
為州民代申心腹之告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缺者
也撫亦江西一中郡和糴不可辭者也然去歲撫州
之極旱江西諸郡所無也今歲撫州之缺雨亦江西
諸郡所無也撫州有準 省劄糴還去歲和糴之米
萬七千餘碩糴還曾借充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
碩及催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等浙西公租代和糴
充軍餉者三萬餘碩又皆江西等郡之所無者也歲
當極歉之餘田無全熟之望已 刊合糴合催充軍餉
者六萬餘碩尚未知所措若比他州有全熟而無宿
欠者又一體均糴民將何以堪命得無徒費使命之
煩督乎得無適誤軍餉之指擬乎用敢百拜具公申
以聞復此私於明公乞垂憐而改命焉若道路傳聞
謂本州粗得熟者謹不可信初夏方缺雨問田尚
有水乎衆曰有及親視之龜坼矣及缺雨久又問曰
苗得無槁乎衆曰無傷及親視之焦如矣人情好諛
多作媚語又攢眉溝壑之瘠而動心穉穉之香驚喜
張皇言多失實亦人情然也廿八謹勿信其以直率事
明公故敢盡吐其實併乞台照

荅撫州程教授請冬至講書劄

紹興

某學勤惠顧許借之講席俾誦所聞以求教誨自惟庸陋失學何幸獲預切磋一人之末弟某區區鄙見每竊謂今日吾儕之所少者非講說也躬行也向也六經之旨未大彰明我朝諸儒所以極力辯說至文公而精切的當矣吾儕何幸獲享其成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緊事又暇於文公脚下添注脚乎來謂言爲州郡者職兼政教誠是也某竊意教不止講說而已也風雨霜露者天之教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吾夫子之教下至鄙君平賣卜成都不足道也已猶能於卜之中教人孝教人悌天子付人以千

里之寄其所得行者亦異於賣卜之人不能隨事寓教以正人心是於騰口瀾倒之中又推其波耳嘗思之方爲此恐竊所不敢也來謂又言文公在南康救荒後每入學校與朋友講說誠是也然使其龍襲其迹而竊效之是自比文公也某其敢乎哉且文公之書某固伏讀之久矣其書浩博古所未有而講義僅有玉山一篇耳大意蓋以古者疑而後問問而後答故於講習有益後世之講有不待問而學者之所聽亦非其所疑故五十年爲天下儒宗而未嘗登講席其在玉山亦因程君珙再問而再答故述以成之耳

南康之講說必亦與友朋隨時疑難問答之實工夫
非海說也未知尊意以爲如何因文以施教願執事
任其責因事以寓教某願與焉前庶諸賢幸道此意
鄭廣文則別書謝之矣併乞台照

鍾運使

季玉

某日者不揆犯分僭爲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即
荷台慈於瑯筒填咽例末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速於
響答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
隆遇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望前茅以刻爲歲一
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

日抄八十四卷

卅

一忻抃某於使臺爲友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參謁某
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某亦素以愚直事其
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諮詢之萬一
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爲僚
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
無可上禪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
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爲告惟明公擇
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攔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
以訛名狀攙入布袋規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
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

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成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
曰建臺後之匣限大尸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慢
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其
過忱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繳
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元承引之弓手寨兵而
州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
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推人
骨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
費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
耳某嘗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為承受官司總

收又移於一匣從舖兵循環往來當使廳面投所費
既无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
官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々檢詞訟者已息而呼
之訟者反不已某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
不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
臺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々斷不平而
後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匣無賴凶徒名百家
幹人樓攬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祖而誣以奪田
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知難明監司亦或為其所動
某每事其長多為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七

年入幕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每事效其
區區今來試郡勢便隔驀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以
前目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耳
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嘿不忍敢併及之方今大
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燥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有
士次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不
肯輸而綱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窘急之策爲白
撰爲預借爲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之
倖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
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

督逋租大家必羣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
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
爲欺詐之贓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
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
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旣身不納官而累
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聞
於臺諫某謂官有貪墨雖竄之可也吏有枉法雖殺
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
今日天地間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
此罪縣令曰吾爲小民也不知此爲大家之役而重

小民之禍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無以爲州州壞又將何以爲國某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爲如何伏乞台始

鍾運使

某昨爲一道生靈代申迎拜福星之請洵辱寵答伏讀欽荷日者欣審風米一新遠近交慶某以鄙懷仰體賢部使者建臺之始酬應方殷不敢修世俗長語爲賀四月二十日恭淮行下民詞三數項除已即刻供申外別有使牒催推排事此事關繫甚大敢先具劄情稟先乞教誨蓋天下事莫切於推排亦莫難於

日抄八十四

書一

卷三三

七

推排今大家肆兼并隱落之奸小民被重催白揆之苦大農墮之州縣煎熬皆失推排之弊也故曰莫切於推排然李椿年侍郎與秦會之丞相兩才相遇上下堅守當亂離之後吏民未能朋奸爲弊之初尚行之不盡其次以壽皇之英明朱晦庵之才望千載一時力行之漳州卒爲土豪誣訴而罷又其次如近世趙節齋以間出之吏才收拾一時之少俊生長浙西三典吳門而一經推排之後苗稅飛走反以羨聞至程訥齋丞相出鎮無以填納虛增之額先皇帝始大息而詔減之其餘九經推排之處坐此弊者十

嘗七八故曰莫難於推排某此事痛心疾首爲國家
思之久矣惟得明敏公正精力未衰者爲知縣而知
縣自行之決可靠弊或知縣不得人而上自 朝命
海行催趨不過擾民一番而財賦愈失陷弊且益甚
近有浙士自吉州永豐官滿見訪云本縣元額苗三
萬六千今自推排盡爲大家隱落僅存零數推排之
不可輕易如此某年今六十百病滿身五邑之宰惟
崇仁周宰汝同辦事餘姑息架漏求滿歲月而已
以此年來雖每奉使臺行下不過甲辰每僉申展必
爲太息蓋不思爲文具之事又勢不得以倩言耳今

日抄八十四

者新約束以公信兩字立程限限繞至滿事必責實
將來必無以應命若不先此控申豈支郡上奉監司
脈絡相通之實意哉必欲行之止可約以今秋收刈
之後責半年限帖各縣任責如以某所言非妄灼知
某之老病各縣之非才不若止擇知縣之可托音次
弟圖之而元行下推排公字之牒且與暫收可也牒
限十日候限到方由此時却乞台判此狀乃先說本
情預求斟酌也伏乞台恕

鍾運使

某不避斧鉞僭干宗聽某照對三邊猶未撤戍和糴

不可免歲派七萬餘碩本州不可辭但有民情職當
稟達本州歲糴七萬二千五百碩此斟酌山山產以行
均派此他州之所同也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鄒莊譚
胡莊二萬一千八百餘碩比同浙西官田見充湖廣
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餘碩承淮安邊所椿管
指撥撥充軍餉凡此共三萬五千來碩均是本土出
產不煩和糴之費已充和糴之實此本州之所獨也
若官租已增和糴不減是本州於 上供外又每歲
共辦邊餉近十一萬碩四邑山田何所取辦壁豆之舟
載非力勝矣况前項三萬五千來碩之租既已波官

日抄八十四

廿五

五

無復苗稅而歲解 上供十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碩
元數不曾減豁民已不堪若於和糴七萬二千五百
碩元數又不量減是本州之民重困雖嚴督無所從
出矣以故屢任和糴至今皆有見欠日逐程督有不
忍言豈非事有曲折前此未遇良機不曾申明致准
上司一例均派力不能勝弊遂至此茲者恭遇都運
編修更部以惻隱不忍之心行公明必察之政前歲
荒年和糴賴在建昌一申江西十一州例蒙寬減况
今正位崇臺均施支郡造化在手伸縮目我此而不
以告是某不知恤民上負仁造矣用敢僭越具申區

區欲望台慈特賜於察將本州官租見充軍糧之數
準入和糴撥充軍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畸零之數
均入各州有富室無官租可以換那之數庶諸州各
隨其力而本州不偏受其重諸州均以零數衆輕易
舉而本州免此多數積弊漸甦於上臺之總數無虧
於諸州之派數無偏於本州之實數可辦闔郡生靈
永拜上臺大公至正無窮無極之造下情不勝僭越
干冒俯伏俟命之至

鍾運使

某竊誌崇臺無謂不敢犯分瀆尊茲因民情僭有申

日抄八十四

乙一

廿一

年三

稟昨以民產之籍充軍餉者已三萬碩有餘苗稅不
除而派糴仍舊乞賜將諸州無沒官充餉處通融移
那減除本郡多數之額已蒙台慈許賜斟酌今派糴
行有日矣又前狀係公申凡糴事曲折恐反致紊煩
者不敢縷舉今用親割情告撫州自割置建昌軍之
後除樂安一縣在萬山間從來不預和糴之外其餘
和糴者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土地人力大
畧相當而撫州之和糴乃幾三倍於建昌前使者不
量力而授任前郡守不據實而陳情官數數自之虛
民受病弊之實官吏苟且便文相欺本州迫於期限

以縣吏抱足之數而申使臺 朝省據使臺申足之數而劄總所若謂撫州真堪此數而實有此米及某到州契勘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皆是架漏移偃以逃罪責人戶多以派數太多而元不領本吏卒因以人戶不領而侵盜落空或黥或死或戶眼元不着脚或鄉司抱認誤派自朝至暮鞭撻無算文以千以萬納以碩以斗其不忍見屢欲明申衆謂纒經上司徒添追治無補救弊以故屢作而屢止今以部運誠實而可忠告明恕而體人情敢盡以聞望哀之念之特照前申展減元數使人戶可納官司可催免從來積

弊免無數敲朴千里之人實拜二天之造都運王官也某雖不肖亦王官也爲 朝廷謀事非私於一州而言也某試郡已年半行爲去客江浙羽望千五百里一去無再來之期非要譽於撫州之民而然也非有親戚故舊住撫州而言之也公天下之言也人戶之事而州郡代之言非有一人一錢料理呈稟以期事之必行所恃以都運有公天下之心而恤民之切也敢九頓首以俟特筆伏乞台照

此請不行本州因自措置招權

回趙知縣

伏蒙寵賜龍川巨編所以品題之者劑量曲當非素

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某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尚四人蘇者泉其巨擘其次爲李泰伯其次爲王雪山其後爲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歛挫縱橫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事以爲如何敢因求教

回靖安張知縣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轂而未能正魏仰間忽辱惠書欣沆可知弟蒙以慈溪爲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

日抄卷八十四

書一

冊八

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爲道號之類歟則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爲世所宗仰恬於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自盛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取爲顯著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爲雲麓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恠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旨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